# 大智度論/卷0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智度論

全書始

卷001

下一卷▶

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

長安釋僧叡述

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，生者無生；變化兆於物始而始，始者無始。然則無生、無始，物之性也。生、始不動於性，而萬有陳於外、悔吝生於內者，其唯邪思乎！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，阿含為之作；知滯有之由惑故，般若為之照。然而照本希夷，津涯浩汗，理超文表，趣絕思境。以言求之，則乖其深；以智測之，則失其旨。二乘所以顛沛於三藏，雜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，不其然乎！

是以馬鳴起於正法之餘，龍樹生於像法之末。正餘易弘故，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。像末多端故，乃寄跡凡夫示悟物以漸，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之慧，託聞幽祕以窮微言之妙，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。其開夷路也，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；其辯實相也，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。

其為論也，初辭擬之，必標眾異以盡美；卒成之終，則舉無執以盡善。釋所不盡，則立論以明之；論其未辯，則寄折中以定之。使靈篇無難喻之章，千載悟作者之旨，信若人

之功矣！

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，少播聰慧之聞，長集奇拔之譽，才舉則亢標萬里，言發則英辯榮枯，常杖茲論為淵鏡憑高、致以明宗。以秦弘始三年，歲次星紀，十二月二十日，自姑臧至長安。秦王虛襟既已蘊在，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！晤言相對，則淹留終日；研微造盡，則窮年忘倦。又以晤言之功雖深，而恨獨符之心不曠；造盡之要雖玄，而惜津梁之勢未普。遂以莫逆之懷，相與弘兼忘之慧，乃集京師義業沙門，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，集於渭濱逍遙園堂。鑾輿佇駕於洪涘，禁禦息警於林間。躬覽玄章，考正名於梵本；諮通津要，坦夷路於來踐。

經本既定，乃出此釋論。論之略本有十萬偈，偈有三十二字，并三百二十萬言。梵夏既乖，又有煩簡之異，三分除二，得此百卷。於大智三十萬言，玄章婉旨，朗然可見，歸途直達，無復惑趣之疑，以文求之無間然矣。

故天竺傳云：「像、正之末，微馬鳴、龍樹，道學之門其淪胥溺喪矣！」其故何耶？寔由二未契微邪法用盛，虛言與實教並興，嶮徑與夷路爭轍，始進者化之而流離，向道者惑之而播越，非二匠其孰與正之！是以天竺諸國，為之立廟，宗之若佛。又稱而詠之曰：「智慧日已頹，斯人令再曜；世昏寢已久，斯人悟令覺。」若然者，真可謂功格十地，道侔補處者矣！傳而稱之，不亦宜乎！幸哉！此中鄙之外，忽得全有此論。

梵文委曲，皆如初品。法師以秦人好簡故，裁而略之。若備譯其文，將近千有餘卷。法師於秦語大格，唯譯一往；方言殊好，猶隔而未通。苟言不相喻，則情無由比。不比之情，則不可以託悟懷於文表；不喻之言，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。理固然矣，進欲停筆爭是，則交競終日卒無所成；退欲簡而便之，則負傷於穿鑿之譏以二三。唯案譯而書，都不備飾。幸冀明悟之賢，略其文而挹其玄也！

大智度初序品中緣起義釋論第一(卷第一)

龍樹菩薩造

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　詔譯

智度大道佛從來，　　智度大海佛窮盡，

智度相義佛無礙，　　稽首智度無等佛。
有無二見滅無餘，　　諸法實相佛所說，
常住不壞淨煩惱，　　稽首佛所尊重法。
聖眾大海行福田，　　學無學人以莊嚴，
後有愛種永已盡，　　我所既滅根亦除；
已捨世間諸事業，　　種種功德所住處，
一切眾中最為上，　　稽首真淨大德僧。
一心恭敬三寶已，　　及諸救世彌勒等；
智慧第一舍利弗，　　無諍空行須菩提。
我今如力欲演說，　　大智彼岸實相義，
願諸大德聖智人，　　一心善順聽我說！

問曰：

佛以何因緣故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？諸佛法不以無事及小因緣而自發言，譬如須彌山王不以無事及小因緣而動。今有何等大因緣故，佛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？

答曰：

佛於三藏中，廣引種種諸喻，為聲聞說法，不說菩薩道。唯《中阿含．本末經》中，佛記彌勒菩薩「汝當來世，當得作佛，號字彌勒」，亦不說種種菩薩行。佛今欲為彌勒等廣說諸菩薩行，是故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有菩薩修念佛三昧，佛為彼等欲令於此三昧得增益故說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如《般若波羅蜜．初品》中說：「佛現神足，放金色光明，遍照十方恒河沙等世界，示現大身，清淨光明，種種妙色滿虛空中。佛在眾中，端正殊妙，無能及者。譬如須彌山王，處於大海。」諸菩薩見佛神變，於念佛三昧倍復增益，以是事故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菩薩初生時，放大光明，普遍十方，行至七步，四顧觀察，作師子吼而說偈言：

「我生胎分盡，　　是最末後身；
我已得解脫，　　當復度眾生。」

作是誓已，身漸長大，欲捨親屬，出家修無上道。中夜起觀，見諸伎直、后妃婇女，狀若臭屍。即命車匿，令被白馬，夜半踰城，行十二由旬，到跋伽婆仙人所住林中，以刀剃髮，以上妙寶衣，貿麁布僧伽梨。於泥連禪河側，六年苦行，日食一麻，或食一米等，而自念言：「是處非道！」爾時，菩薩捨苦行處，到菩提樹下，坐金剛處。魔王將十八億萬眾來壞菩薩，菩薩以智慧功德力故，降魔眾已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時三千大千世界主梵天王，名式棄，及色界諸天等，釋提桓因及欲界諸天等，并四天王，皆詣佛所，勸請世尊初轉法輪；亦是菩薩念本所願，及大慈大悲故，受請說法。諸法甚深者，般若波羅蜜是。以是故佛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有人疑佛不得一切智。所以者何？諸法無量無數，云何一人能知一切法？佛住般若波羅蜜實相清淨如虛空，無量無數法中，自發誠言：「我是一切智人。」欲斷一切眾生疑，以是故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有眾生應得度者，以佛大功德智慧無量，難知難解故，為惡師所惑，心沒邪法，不入正道。為是輩人，起大慈心，以大悲手授之，令入佛道；是故自現最妙功德，出大神力。如《般若波羅蜜．初品》中說：「佛入三昧王三昧，從三昧起，以天眼觀十方世界，舉身毛孔皆笑，從其足下千輻輪相，放六百千萬億種種色光明，從足指上至肉髻，處處各放六百千萬億種種色光明，普照十方無量無數如恒沙等諸佛世界，皆令大明。」佛從三昧起，欲宣示一切諸法實相，斷一切眾生疑結故，說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有惡邪人，懷嫉妒意，誹謗言：「佛智慧不出於人，但以幻術惑世。」斷彼貢高邪慢意故，現無量神力、無量智慧力，於《般若波羅蜜》中，自說：「我神德無量，三界特尊，為一切覆護。若一發惡念，獲罪無量；一發淨信，受人天樂，必得涅槃果。」

復次，欲令人信受法故，言：「我是大師，有十力、四無所畏，安立聖主住處，心得自在，能師子吼，轉妙法輪，於一切世界最尊最上。」

復次，佛世尊欲令眾生歡喜故，說是《般若波羅蜜經》言：「汝等應生大喜！何以故？一切眾生入邪見網，為異學惡師所惑，我於一切惡師邪網中得出。十力大師，難可值見，汝今已遇，我隨時開發三十七品等諸深法藏，恣汝採取。」

復次，一切眾生為結使病所煩惱，無始生死已來，無人能治此病者，常為外道惡師所誤。

我今出世為大醫王，集諸法藥，汝等當服。是故佛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有人念言：「佛與人同，亦有生死，實受飢渴、寒熱、老病苦。」佛欲斷彼意故，說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示言：「我身不可思議，梵天王等諸天祖父，於恒河沙等劫中，欲思量我身、尋究我聲，不能測度，況我智慧三昧？」如偈說：

「諸法實相中，　　諸梵天王等，
一切天地主，　　迷惑不能了！
此法甚深妙，　　無能測量者，
佛出悉開解，　　其明如日照。」

又如佛初轉法輪時，應時菩薩從他方來，欲量佛身，上過虛空無量佛剎，至華上佛世界，見佛身如故，菩薩說言：

「虛空無有邊，　　佛功德亦爾；
設欲量其身，　　唐勞不能盡！
上過虛空界，　　無量諸佛土，
見釋師子身，　　如故而不異！
佛身如金山，　　演出大光明，
相好自莊嚴，　　猶如春華敷。」

如佛身無量，光明、音響亦復無量，戒、定、慧等諸佛功德皆悉無量。如《密迹經》中三密，此中應廣說。

復次，佛初生時，墮地行七步，口自發言，言竟便默，如諸嬰孩，不行不語，乳餔三歲，諸母養育，漸次長大。然佛身無數，過諸世間，為眾生故，現如凡人。凡人生時，身分諸根及其意識未成就故，身四威儀：坐、臥、行、住，言談語默，種種人法，皆悉未了；日月歲過，漸漸習學，能具人法。今佛云何生便能語能行，後更不能？以此致怪！但為此故，以方便力，現行人法，如人威儀，令諸眾生信於深法。若菩薩生時，便能行能語，世人當作是念：「今見此人，世未曾有，必是天、龍、鬼、神，其所學法，必非我等所及。何以故？我等生死肉身，為結使業所牽，不得自在。如此深法，誰能及之？」以此自絕，不得成賢聖法器。為是人故，於嵐毘尼園中生。雖即能至菩提樹下成佛，以方便力故，而現作孩童、幼小、年少、成人；於諸時中次第而受嬉戲、術藝、服御、五欲，

具足人法。後漸見老、病、死苦，生厭患心，於夜中半，踰城出家，到鬱特伽阿羅洛仙人所，現作弟子而不行其法。雖常用神通，自念宿命，迦葉佛時持戒行道，而今現修苦行六年求道。菩薩雖主三千大千世界，而現破魔軍，成無上道。隨順世法故，現是眾變。今於《般若波羅蜜》中現大神通智慧力故，諸人當知佛身無數，過諸世間。

復次，有人應可度者，或墮二邊；或以無智故，但求身樂；或有為道故，修著苦行。如是人等，於第一義中，失涅槃正道。佛欲拔此二邊，令入中道，故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分別生身、法身供養果報故，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如〈舍利塔品〉中說。

復次，欲說阿鞞跋致，阿鞞跋致相故說。又為魔幻、魔事故說。

復次，為當來世人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因緣故；又欲授三乘記別故，說是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如佛告阿難：「我涅槃後，此般若波羅蜜當至南方，從南方至西方，後五百歲中當至北方。是中多有信法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種種華香、瓔珞、幢幡、伎樂、燈明、珍寶，以財物供養。若自書，若教人書，若讀誦、聽說，正憶念、修行，以法供養。是人以是因緣故，受種種世間樂；末後得三乘，入無餘涅槃。」如是等觀諸品中因緣事故，說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佛欲說第一義悉檀相故，說是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有四種悉檀：一者、世界悉檀，二者、各各為人悉檀，三者、對治悉檀，四者、第一義悉檀。四悉檀中，一切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藏，皆是實，無相違背。佛法中，有以世界悉檀故實，有以各各為人悉檀故實，有以對治悉檀故實，有以第一義悉檀故實。

有世界者，有法從因緣和合故有，無別性。譬如車，轅、軸、輻、輞等和合故有，無別車。人亦如是，五眾和合故有，無別人。

若無世界悉檀者，佛是實語人，云何言「我以清淨天眼，見諸眾生隨善惡業死此生彼受果報；善業者生天人中，惡業者墮三惡道」？

復次，經言：「一人出世，多人蒙慶，福樂饒益，佛世尊也。」

如《法句》中說：「神自能救神，他人安能救！神自行善智，是最能自救。」

如《瓶沙王迎經》中佛說：「凡人不聞法，凡人著於我。」

又《佛二夜經》中說：「佛初得道夜，至般涅槃夜，是二夜中間所說經教，一切皆實不顛倒。」

若實無人者，佛云何言「我天眼見眾生」？是故當知有人者，世界悉檀，故非是第一義悉檀。

問曰：

第一悉檀是真實，實故名第一，餘者不應實。

答曰：

不然！是四悉檀各各有實，如如、法性、實際，世界悉檀故無，第一義悉檀故有。人等亦如是，世界悉檀故有，第一義悉檀故無。所以者何？人五眾因緣有故有是人等。譬如乳，色、香、味、觸因緣有故有是乳；若乳實無，乳因緣亦應無。今乳因緣實有故，乳亦應有；非如一人第二頭、第三手，無因緣而有假名。如是等相，名為世界悉檀。

云何各各為人悉檀者？觀人心行而為說法，於一事中，或聽或不聽。

如經中所說：「雜報業故，雜生世間，得雜觸、雜受。」

更有《破群那經》中說：「無人得觸，無人得受。」

問曰：

此二經云何通？

答曰：

以有人疑後世，不信罪福，作不善行，墮斷滅見；欲斷彼疑，捨彼惡行，欲拔彼斷見，是故說雜生世間、雜觸、雜受。是破群那計有我有神，墮計常中。破群那問佛言：「大德！誰受？」若佛說「某甲某甲受」，便墮計常中，其人我見倍復牢固，不可移轉，以是故不說有受者、觸者。如是等相，是名各各為人悉檀。

對治悉檀者，有法，對治則有，實性則無。

譬如重、熱、膩、酢、醎藥草飲食等，於風病中名為藥，於餘病非藥；若輕、冷、甘、苦、澁藥草飲食等，於熱病名為藥，於餘病非藥；若輕、辛、苦、澁、熱藥草飲食等，於冷病中名為藥，於餘病非藥。

佛法中治心病亦如是：

不淨觀思惟，於貪欲病中，名為善對治法；於瞋恚病中，不名為善，非對治法。所以者何？觀身過失，名不淨觀；若瞋恚人觀過失者，則增益瞋恚火故。

思惟慈心，於瞋恚病中，名為善對治法；於貪欲病中，不名為善，非對治法。所以者何？慈心於眾生中求好事、觀功德；若貪欲人求好事、觀功德者，則增益貪欲故。

因緣觀法，於愚癡病中，名為善對治法；於貪欲、瞋恚病中，不名為善，非對治法。所以者何？先邪觀故生邪見，邪見即是愚癡。

問曰：

如佛法中說十二因緣甚深，如說：「佛告阿難：『是因緣法甚深，難見難解，難覺難觀，細心巧慧人乃能解。』」愚癡人於淺近法，猶尚難解，何況甚深因緣？今云何言「愚癡人應觀因緣法」？

答曰：

愚癡人者，非謂如牛羊等愚癡；是人欲求實道，邪心觀故，生種種邪見。如是愚癡人，當觀因緣，是名為善對治法。若行瞋恚、婬欲人，欲求樂、欲惱他，於此人中，非善非對治法；不淨、慈心思惟，是二人中，是善是對治法。何以故？是二觀能拔瞋恚、貪欲

毒刺故。

復次，著常顛倒眾生，不知諸法相似相續有；如是人觀無常，是對治悉檀，非第一義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自性空故。如說偈言：

「無常見有常，　　是名為顛倒；
空中無無常，　　何處見有常？」

問曰：

一切有為法，皆無常相應，是第一義，云何言無常非實？所以者何？一切有為法，生、住、滅相，前生、次住、後滅故，云何言無常非實？

答曰：

有為法不應有三相。何以故？三相不實故。若諸法生、住、滅是有為相者，今「生」中亦應有三相，「生」是有為相故；如是一一處亦應有三相，是則無窮，住、滅亦如是。若諸生、住、滅各更無有生、住、滅者，不應名有為法。何以故？有為法相無故。以是故，諸法無常，非第一義。

復次，若一切實性無常，則無行業報。何以故？無常名生滅失故，譬如腐種子不生果。如是則無行業，無行業云何有果報？今一切賢聖法有果報，善智之人所可信受，不應言無。以是故，諸法非無常性。如是等無量因緣說，不得言諸法無常性。

一切有為法無常，苦、無我等亦如是。

如是等相，名為對治悉檀。

第一義悉檀者，一切法性，一切論議語言，一切是法非法，一一可分別破散；諸佛、辟支佛、阿羅漢所行真實法，不可破，不可散。上於三悉檀中所不通者，此中皆通。

問曰：

云何通？

答曰：

所謂通者，離一切過失，不可變易，不可勝。何以故？除第一義悉檀，諸餘論議，諸餘悉檀，皆可破故。如《眾義經》中所說偈：

「各各自依見，　　戲論起諍競；
若能知彼非，　　是為知正見。
不肯受他法，　　是名愚癡人，
作是論議者，　　真是愚癡人。
若依自是見，　　而生諸戲論，
若此是淨智，　　無非淨智者。」

此三偈中，佛說第一義悉檀相。

所謂世間眾生自依見、自依法、自依論議而生諍競；戲論即諍競本，戲論依諸見生。如說偈言：

「有受法故有諸論，　　若無有受何所論？
有受無受諸見等，　　是人於此悉已除。」

行者能如實知此者，於一切法、一切戲論，不受不著，不見是實，不共諍競，能知佛法甘露味。若不爾者，則謗法。

若不受他法，不知不取，是無智人。若爾者，應一切論議人皆無智。何以故？各各不相受法故。所謂有人自謂法第一義淨，餘人妄語不淨。

譬如世間治法，故治法者，刑罰殺戮，種種不淨，世間人信受行之，以為真淨；於餘出家善聖人中，是最為不淨。

外道出家人法，五熱中一腳立、拔髮等，尼犍子輩以為妙慧，餘人說此為癡法。如是等種種外道出家、白衣婆羅門法，各各自以為好，餘皆妄語。

是佛法中亦有犢子比丘說：「如四大和合有眼法，如是五眾和合有人法。」

《犢子阿毘曇》中說：「五眾不離人，人不離五眾，不可說五眾是人、離五眾是人，人是第五不可說法藏中所攝。」

說一切有道人輩言：「神人，一切種、一切時、一切法門中求不可得，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。復次十八界、十二入、五眾實有，而此中無人。」

更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：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空無所有，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。」

如是等一切論議師輩，自守其法，不受餘法，此是實，餘者妄語。若自受其法，自法供養，自法修行，他法不受、不供養，為作過失。

若以是為清淨得第一義利者，則一切無非清淨。何以故？彼一切皆自愛法故。

問曰：

若諸見皆有過失，第一義悉檀何者是？

答曰：

過一切語言道，心行處滅，遍無所依，不示諸法。諸法實相，無初、無中、無後，不盡、不壞，是名第一義悉檀。如摩訶衍義偈中說：

「語言盡竟，　心行亦訖；　不生不滅，
法如涅槃。　說諸行處，　名世界法；
說不行處，　名第一義。

「一切實一切非實，　及一切實亦非實，
一切非實非不實，　是名諸法之實相。」

如是等處處經中說第一義悉檀。是義甚深，難見難解，佛欲說是義故，說《摩訶般若波

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欲令長爪梵志等大論議師於佛法中生信故，說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有梵志號名長爪，更有名先尼婆蹉衢多羅，更有名薩遮迦摩撻提等，是等閻浮提大論議師輩言：「一切論可破，一切語可壞，一切執可轉故，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。」

如《舍利弗本末經》中說：

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，與姊舍利論議不如。俱絺羅思惟念言：「非姊力也，必懷智人，寄言母口。未生乃爾，及生長大，當如之何？」思惟已，生憍慢心，為廣論議故，出家作梵志。入南天竺國，始讀經書。諸人問言：「汝志何求？學習何經？」長爪答言：「十八種大經，盡欲讀之。」諸人語言：「盡汝壽命，猶不能知一，何況能盡？」長爪自念：「昔作憍慢，為姊所勝，今此諸人復見輕辱。」為是二事故，自作誓言：「我不剪爪，要讀十八種經書盡。」人見爪長，因號為長爪梵志。是人以種種經書智慧力，種種譏刺是法是非法、是應是不應、是實是不實、是有是無，破他論議。譬如大力狂象，搪揆蹴踏，無能制者。如是長爪梵志以論議力，摧伏諸論師已，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聚落，至本生處，問人言：「我姊生子，今在何處？」有人語言：「汝姊子者，適生八歲，讀一切經書盡；至年十六，論議勝一切人。有釋種道人姓瞿曇，與作弟子。」長爪聞之，即起憍慢，生不信心而作是言：「如我姊子聰明如是，彼以何術，誘誑剃頭作弟子？」說是語已，直向佛所。

爾時，舍利弗初受戒半月，佛邊侍立，以扇扇佛。長爪梵志見佛，問訊訖，一面坐，作是念：「一切論可破，一切語可壞，一切執可轉，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？何者是第一義？何者性？何者相？不顛倒？」如是思惟，譬如大海水中，欲盡其涯底，求之既久，不得一法實可以入心者。「彼以何論議道而得我姊子？」作是思惟已，而語佛言：「瞿曇！我一切法不受。」

佛問長爪：「汝一切法不受，是見受不？」佛所質義，汝已飲邪見毒，今出是毒氣，言：「一切法不受，是見汝受不？」

爾時，長爪梵志如好馬見鞭影即覺，便著正道；長爪梵志亦如是，得佛語鞭影入心，即棄捐貢高，慚愧低頭，如是思惟：「佛置我著二處負門中：若我說『是見我受』，是負處門麁，故多人知——『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，今受是見』？此是現前妄語，是麁負處

門，多人所知。第二負處門細，我欲受之，以不多人知故。」作是念已，答佛言：「瞿曇！一切法不受，是見亦不受。」

佛語梵志：「汝不受一切法，是見亦不受，則無所受，與眾人無異，何用自高而生憍慢？」如是，長爪梵志不能得答，自知墮負處，即於佛一切智中起恭敬，生信心，自思惟：「我墮負處，世尊不彰我負，不言是非，不以為意。佛心柔濡，第一清淨；一切語論處滅，得大甚深法，是可恭敬處，心淨第一。」

佛說法斷其邪見故，即於坐處得遠塵離垢，諸法中得法眼淨。時，舍利弗聞是語，得阿羅漢。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，得大力阿羅漢。

若長爪梵志不聞般若波羅蜜氣分，離四句第一義相應法，小信尚不得，何況得出家道果？佛欲導引如是等大論議師利根人故，說是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

復次，諸佛有二種說法：一者、觀人心隨可度者，二者、觀諸法相。今佛欲說諸法實相故，說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如說〈相不相品〉中，諸天子問佛：「是般若波羅蜜甚深，云何作相？」佛告諸天子：「空則是相，無相、無作相、無生滅相、無行之相，常不生、如性相、寂滅相等。」

復次，有二種說法：一者、諍處，二者、不諍處。諍處，如餘經中說；今欲明無諍處故，說是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有相、無相，有物、無物，有依、無依，有對、無對，有上、無上，世界、非世界，亦如是。

問曰：

佛大慈悲心，但應說無諍法，何以說諍法？

答曰：

無諍法皆是無相，常寂滅不可說；今說布施等及無常、苦、空等諸法，皆為寂滅無戲論故說。利根者知佛意，不起諍；鈍根者不知佛意，取相、著心故起諍。此般若波羅蜜，諸法畢竟空故，無諍處；若畢竟空可得、可諍者，不名畢竟空。是故，《般若波羅蜜經》名無諍處，有無二事皆寂滅故。

復次，餘經中多以三種門說諸法，所謂善門、不善門、無記門；今欲說非善門、非不善門、非無記門諸法相故，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學法、無學法、非學非無學法，見諦斷法、思惟斷法、無斷法，可見有對、不可見有對、不可見無對，上、中、下法，小、大、無量法，如是等三法門亦如是。

復次，餘經中說四念處，隨聲聞法門。於是比丘觀內身三十六物，除欲貪病；如是觀外身，觀內外身。今於四念處，欲以異門說般若波羅蜜。如所說：菩薩觀內身，於身不生覺觀，不得身，以無所得故。如是觀外身，觀內外身，於身不生覺觀，不得身，以無所得故。於身念處中觀身而不生身覺觀，是事甚難；三念處亦如是。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四禪、四諦等種種四法門亦如是。

復次，餘經中佛說五眾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相；今於是五眾欲說異法門故，說《般若波羅蜜經》。如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若觀色是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蜜；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蜜；色無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蜜；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行，不行般若波羅蜜。」五受眾、五道，如是等種種五法門亦如是。

餘六、七、八等，乃至無量法門亦如是。

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無量無邊，說《般若波羅蜜》因緣亦無量無邊。是事廣故，今略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因緣起法竟。

摩訶般若波羅蜜初品如是我聞一時釋論第二

【經】

如是我聞：一時。

【論】

問曰：

諸佛經何以故初稱「如是」語？

答曰：

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「如是」義者，即是信。若人心中有信清淨，是人能入佛法；若無信，是人不能入佛法。不信者言「是事不如是」，是不信相。信者言「是事如是」。譬如牛皮未柔，不可屈折；無信人亦如是。譬如牛皮已柔，隨用可作；有信人亦如是。

復次，經中說：「信如手。」如人有手，入寶山中，自在取寶；有信亦如是，入佛法無漏根、力、覺、道、禪定寶山中，自在所取。無信如無手，無手人入寶山中，則不能有所取；無信亦如是，入佛法寶山，都無所得。佛言：「若人有信，是人能入我大法海中，能得沙門果，不空剃頭染袈裟。若無信，是人不能入我法海中，如枯樹不生華實，不得沙門果，雖剃頭染衣，讀種種經，能難能答，於佛法中空無所得。」以是故，如是義在佛法初，善信相故。

復次，佛法深遠，更有佛乃能知。人有信者，雖未作佛，以信力故能入佛法。如梵天王請佛初轉法輪，以偈請佛：

「閻浮提先出，　　多諸不淨法；
　願開甘露門，　　當說清淨道！」

佛以偈答：

「我法甚難得，　　能斷諸結使，
　三有愛著心，　　是人不能解！」

梵天王白佛：「大德！世界中智，有上、中、下。善濡直心者，易可得度，是人若不聞法者，退墮諸惡難中，譬如水中蓮華，有生有熟，有水中未出者，若不得日光則不能開。佛亦如是，佛以大慈悲憐愍眾生，故為說法。」佛念：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諸佛法，皆度眾生為說法，我亦應爾。」如是思惟竟，受梵天王等諸天請說法。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我今開甘露味門，　　若有信者得歡喜；

於諸人中說妙法，　　非惱他故而為說。」

佛此偈中，不說布施人得歡喜，亦不說多聞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人得歡喜，獨說信人。佛意如是：我第一甚深法微妙，無量無數，不可思議，不動、不猗、不著，無所得法，非一切智人則不能解。是故佛法中信力為初，信力能入，非布施、持戒、禪定、智慧等能初入佛法。如說偈言：

「世間人心動，　　愛好福果報，
而不好福因，　　求有不求滅。
先聞邪見法，　　心著而深入，
我此甚深法，　　無信云何解？」

如提婆達大弟子俱迦梨等，無信法故墮惡道中。是人無信，於佛法自以智慧求不能得。何以故？佛法甚深故。如梵天王教俱迦梨說偈：

「欲量無量法，　　智者所不量，
無量法欲量，　　此人自覆沒！」

復次，「如是」義者，若人心善直信，是人可聽法，若無是相則不解。如所說偈：

「聽者端視如渴飲，　　一心入於語議中，
踊躍聞法心悲喜，　　如是之人應為說。」

復次，「如是」義在佛法初，現世利、後世利、涅槃利，諸利根本，信為大力。

復次，一切諸外道出家，心念我法微妙，第一清淨。如是人自歎所行法，毀他人法，是故現世相打鬪諍，後世墮地獄，受種種無量苦。如說偈：

「自法愛染故，　　呰毀他人法，
雖持戒行人，　　不脫地獄苦！」

是佛法中，棄捨一切愛、一切見，一切吾我憍慢悉斷不著。如《柔喻經》言：「汝曹若解我柔喻法，是時善法應棄捨，何況不善法？」佛自於般若波羅蜜，不念不猗，何況餘

法有猗著者？以是故，佛法初頭稱「如是」。佛意如是：我弟子無愛法，無染法，無朋黨，但求離苦解脫，不戲論諸法相。如說《阿他婆耆經》摩犍提難偈言：

「決定諸法中，　　橫生種種想，
悉捨內外故，　　云何當得道？」

佛答言：

「非見聞知覺，　　亦非持戒得；
非不見聞等，　　非不持戒得。
如是論悉捨，　　亦捨我我所，
不取諸法相，　　如是可得道。」

摩犍提問曰：

「若不見聞等，　　亦非持戒得；
非不見聞等，　　非不持戒得。
如我心觀察，　　持啞法得道！」

佛答言：

「汝依邪見門，　　我知汝癡道。
汝不見妄想，　　爾時自當啞！」

復次，我法真實，餘法妄語；我法第一，餘法不實，是為鬪諍本。今「如是」義，示人無諍法，聞他所說，說人無咎。以是故，諸佛經初稱「如是」。

略說「如是」義竟。

「我」者，今當說。

問曰：

若佛法中言一切法空，一切無有吾我，云何佛經初頭言「如是我聞」？

答曰：

佛弟子輩雖知無我，隨俗法說我，非實我也。譬如以金錢買銅錢，人無笑者。何以故？賣買法應爾。言我者亦如是，於無我法中而說我，隨世俗故不應難。如《天問經》中偈說：

「有羅漢比丘，　　諸漏已永盡，
　於最後邊身，　　能言吾我不？」

佛答言：

「有羅漢比丘，　　諸漏已永盡，
　於最後邊身，　　能言有吾我。」

世界法中說我，非第一實義中說。以是故，諸法空無我，世界法故，雖說我，無咎。

復次，世界語言有三根本：一者邪見，二者慢，三者名字。是中二種不淨，一種淨。一切凡人三種語：邪、慢、名字；見道學人二種語：慢、名字；諸聖人一種語：名字。內心雖不違實法，而隨世界人故共傳是語，除世界邪見，故隨俗無諍。以是故，除二種不淨語，本隨世故用一種語。佛弟子隨俗故說我，無有咎。

復次，若人著無吾我相言是實，餘妄語，是人應難：「汝一切法實相無我，云何言如是我聞？」今諸佛弟子，一切法空無所有，是中心不著，亦不言著諸法實相，何況無我法中心著？以是故，不應難言何以說我。如《中論》中偈說：

「若有所不空，　　應當有所空，
　不空尚不得，　　何況得於空？
　凡人見不空，　　亦復見於空，
　不見見無見，　　是實名涅槃。
　非二安隱門，　　能破諸邪見；
　諸佛所行處，　　是名無我法。」

略說「我」義竟。

「聞」者，今當說。

問曰：

聞者，云何聞？用耳根聞耶？用耳識聞？用意識聞耶？

若耳根聞，耳根無覺知故，不應聞。

若耳識聞，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，不應聞。

若意識聞，意識亦不能聞。何以故？先五識識五塵，然後意識識；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，唯識過去、未來五塵。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，盲聾人亦應識聲色。何以故？意識不破故。

答曰：

非耳根能聞聲，亦非耳識，亦非意識。能聞聲事，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，不得言一法能聞聲。何以故？耳根無覺故，不應聞聲；識無色無對無處故，亦不應聞聲；聲無覺亦無根故，不能知聲。爾時，耳根不破，聲至可聞處，意欲聞；情、塵、意和合故耳識生；隨耳識，即生意識，能分別——種種因緣得聞聲。以是故，不應作是難：「誰聞聲？」佛法中亦無有一法能作、能見、能知。如說偈：

「有業亦有果，　　無作業果者，
此第一甚深，　　是法佛能見。
雖空亦不斷，　　相續亦不常，
罪福亦不失，　　如是法佛說。」

略說「聞」竟。

「一」者，今當說。

問曰：

佛法中，數、時等法實無，陰、入、持所不攝故，何以言「一時」？

答曰：

隨世俗故有一時，無有咎。若畫泥木等作天像，念天故禮拜，無咎。說一時亦如是，雖實無一時，隨俗說一時，無咎。

問曰：

不應無一時。

佛自說言：「一人出世間，多人得樂，是者何人？佛世尊也。」亦如說偈：

「我行無師保，　　志一無等侶，
　積一行得佛，　　自然通聖道。」

如是等，佛處處說一，應當有一。

復次，一法和合故，物名為一，若實無一法，何以故一物中一心生，非二非三？二物中二心生，非一非三？三物中三心生，非二非一？若實無諸數，一物中應二心生，二物中應一心生；如是等三、四、五、六皆爾。以是故，定知一物中有一法，是法和合故，一物中一心生。

答曰：

若「一」與「物」一，若「一」與「物」異，二俱有過。

問曰：

若一，有何過？

答曰：

若「一」、「瓶」，是一義，如因提梨、釋迦，亦是一義。若爾者，在在有一者，應皆是瓶；譬如在在有因提梨，亦處處有釋迦。今衣等諸物皆應是瓶，「一」、「瓶」一故。如是處處一，皆應是瓶；如瓶、衣等悉是一物，無有分別。

復次，「一」是數法，「瓶」亦應是數法。瓶體有五法，「一」亦應有五法。瓶，有色有對；一，亦應有色有對。若在在一不名為瓶，今不應「瓶」、「一」一！若說一不攝瓶，若說瓶亦不攝一，「瓶」、「一」不異故。

又復欲說一，應說瓶；欲說瓶，應說一，如是則錯亂。

問曰：

一中過如是，異中有何咎？

答曰：

若一與瓶異，瓶則非一；若瓶與一異，一則非瓶。若瓶與一合，瓶名一者，今一與瓶合，何以不名一為瓶？是故不得言瓶異一。

問曰：

雖一數合故，瓶為一，然一不作瓶。

答曰：

諸數初一，一與瓶異，以是故瓶不作一。一無故，多亦無。何以故？先一後多故。如是異中，一亦不可得。

以是故，二門中求一法不可得，不可得故，云何陰、持、入攝？但佛弟子隨俗語言名為一，心實不著，知數法名字有。以是故，佛法中言一人、一師、一時，不墮邪見咎。

略說「一」竟。

「時」者，今當說。

問曰：

天竺說「時」名有二種：一名迦羅，二名三摩耶。佛何以不言迦羅而言三摩耶？

答曰：

若言迦羅，俱亦有疑。

問曰：

輕易說故，應言迦羅；迦羅二字，三摩耶三字，重語難故。

答曰：

除邪見故，說三摩耶，不言迦羅。

問曰：

有人言：「一切天地好醜皆以時為因，如《時經》中偈說：

「『時來眾生熟，　　時至則催促；
　時能覺悟人，　　是故時為因。
　世界如車輪，　　時變如轉輪；
　人亦如車輪，　　或上而或下。』」

更有人言：「雖天地好醜一切物非時所作，然時是不變因，是實有。時法細故，不可見、不可知，以華果等果故可知有時。往年今年，久近遲疾，見此相，雖不見時，可知有時。何以故？見果知有因故。以是故有時法，時法不壞故常。」

答曰：

如泥丸是現在時，土塵是過去時，瓶是未來時。時相常故，過去時不作未來時；汝經書法，時是一物，以是故，過去世不作未來世，亦不作現在世，雜過故。過去世中亦無未來世，以是故無未來世。現在世亦如是。

問曰：

汝受過去土塵時，若有過去時，必應有未來時，以是故實有時法。

答曰：

汝不聞我先說，未來世瓶，過去世土塵。未來世不作過去世，墮未來世相中是未來世相時，云何名過去時？以是故，過去時亦無。

問曰：

何以無時？必應有時。現在有現在相，過去有過去相，未來有未來相。

答曰：

若令一切三世時有自相，應盡是現在世，無過去、未來時。若今有未來，不名未來，應當名現在。以是故，是語不然！

問曰：

過去時、未來時非現在相中行，過去時過去世中行，未來世未來時中行。以是故，各各法相有時。

答曰：

若過去復過去，則破過去相；若過去不過去，則無過去相。何以故？自相捨故。未來世

亦如是。以是故，時法無實，云何能生天地好醜及華果等諸物？

如是等種種除邪見故，不說迦羅時，說三摩耶。見陰、界、入生滅，假名為時，無別時。所謂方、時、離、合，一、異、長、短等名字，出凡人心著，謂是實有法；以是故，除棄世界名字語言法。

問曰：

若無時，云何聽「時食」、遮「非時食」是戒？

答曰：

我先已說「世界名字法有，時非實法」，汝不應難！亦是毘尼中結戒法，是世界中實，非第一實法相，吾我法相實不可得故；亦為眾人瞋呵故，亦欲護佛法使久存，定弟子禮法故，諸三界世尊結諸戒。是中不應求：有何實？有何名字等？何者相應？何者不相應？何者是法如是相？何者是法不如是相？以是故，是事不應難！

問曰：

若「非時食」、「時藥」、「時衣」，皆是柯邏，何以不說三摩耶？

答曰：

此毘尼中說，白衣不得聞，外道何由得聞而生邪見！餘經通皆得聞，是故說三摩耶令其不生邪見。三摩耶詭名，時亦是假名稱。又佛法中多說三摩耶，少說柯邏，少故不應難。

「如是、我、聞、一、時」五語各各義略說竟。

大智度論卷第一